

任时光匆匆

□司马小萌

它已经老得走不动了,耳聋眼又瞎。每天由主人抱下楼,小心翼翼地搁到草地上待一会。这只小老狗,懵懵懂懂地四处嗅嗅,拉拉撒撒,似乎心满意足了。

所谓“小”,是指个头,袖珍犬也。而“老”,就连主人都说不清,自家狗到底是十七还是十八。总之,狗到了这个岁数,“廉颇老矣”。

这片面积很小很小的草坪,坐落在我家北窗外。如果时间凑巧了,我就能欣赏到人与狗温馨的一幕。

这是楼上一住户和她的宠物犬。想当年,这只狗很是威武。那时我家有两条狗,别以为“狗”多可以“示众”,但凡同它相遇,俺家狗还没来得及发飙,它

已勇猛地扑上来,大有“决一雌雄”的骁勇,很是吓人。要不是我把宠物绳拽得紧紧的,就凭俺家“老二”那敏捷,绝对没它好果子吃。动物的“同性相斥”,似乎是个普遍现象。而现在,我那两只狗狗已“寿终正寝”。而属于这只小老狗的辉煌,也过去了。

我家南窗外有一小块空地,圆形,铺着地砖。在四棵巨大的法国梧桐树庇护下,再热的季节也总有一小处阴凉,于是时不时有纳凉的健身的逗留。小娃娃们骑骑儿童车,大孩子们打打羽毛球;最常见的,是坐着轮椅的耄耋长者。如今轮椅大多

是电动的了,仍不乏陪伴者。那天我拍了一张满意的照片:以大树作前景,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摇扇子,静谧安详;她的保姆坐在地上看手机,悠闲自得。

旁边楼盘有位我的老熟人,偶尔也开着电动轮椅来这转悠。老爷子曾任北京某学院院长,待人很是和气。记得以前他们总是两口子一起遛弯的,最近两年见不着老伴了。我不敢问,只是远远地朝他挥手致意。老爷子很有点光荣史,他曾胸前佩戴国家颁发的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”,在园区自豪地溜达。惹得我,一直追着拍照。

几年前还经常能见到这样两口子:坐轮椅的先生好像是脑梗后遗症,行动不便,目光呆滞,从不说话。听说原先是天津文化界一官员。推轮椅的,是他太太。夫人虽不年轻了,却依旧活泼。一年四季穿着宽松且艳丽的服装,或大红,或大绿,很耀眼,也很上镜。有时还自得其乐地哼着小曲。聊过几句,知道她是天津一位退休画家,在当地小有名气,现在还每天坚持作画。那豪爽,那大不吝,果然与艺术家“笑傲江湖”的气质很搭。

这两年也见不到他们了。是回天津了,还是另有变故,我不愿多想。“廉颇老矣”,可以肯定的是,他们携手走过的迢迢路途,还算安宁。

遥想当年,谁不希望活成一束光?

但其实,活成一朵花或者一片叶也挺好。花有花的样儿,叶有叶的范儿,在一个个晴朗或阴暗的天空下,自顾自地抖擞、张扬,自如且自信。就像我们,面对一天天丰富或单调、舒心或惆怅的日子,努力平衡,努力调整,努力微笑,努力乐呵。

谁不希望活得长长久久?但其实,长度不等于质量。等耗到“形同朽木”,自己都不认识自己,生活还有什么乐趣?所以,大凡遇见积极打发晚年生活的达人,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行注目礼。

来过,爱过,不悲天悯人,不豪夺巧取。

就这样“心无旁骛”地走着。



放纵一下自己

□武红旗

那天,受朋友韦总的邀请,去他的会所吃饭。

席上有一道红烧肉,韦总特别介绍说,是他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做好的。听了这话,我与其他几个朋友都很感动,心里热乎乎的,纷纷举杯表示感谢。试想,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,谁能拿出宝贵的时间耐心为你做一道美食呢?在韦总的热情招呼下,大家纷纷举箸夹食品尝。

我以前是喜欢吃红烧肉的,但现在由于身体原因,不敢吃了。但盛情难却,我也夹了一块,放在面前的小碟中。看品相,看模样,我感觉都还行,毕竟不是专业厨师做的。我们没有必要,也没有理由要求一个大男人,一个公司老总,做得比专业厨师做的还好,其实,一个大男人能做菜就已经很不错了。食之,口感烂糯,香而不腻,酱香浓郁,颇耐寻味。一块红烧肉入腹,众人纷纷停箸,再次举杯向韦总表示感谢。韦总说,他的厨艺都是跟着母亲学的,在老家时,母亲做的红烧肉最好吃了,可惜自己一直做不好。他还说,每次做红烧肉,他就会想起已经过世的母亲,想起父母的养育之恩。

韦总的话,让大家不胜唏嘘。我的思绪也不由自主地飘向远方,飘到家乡,飘到母亲制作的那碗喷香喷香的红烧肉上。我的母亲制作红烧肉也很在行。取来五花肉,先将其切成巴掌大的方块,再入水

中煮至断生,捞出,用干净毛巾擦干肉皮表面的水分,抹上老抽,稍晾,然后放入热油锅中炸至起泡变色,捞起,再改成麻将大小的块。这些初加工完成后,接下来就是炖了,炖之前,要先炒糖色。将锅洗净,放入少许油,一把冰糖,小火慢慢熬化,待锅中糖浆翻起的泡沫由大变小,糖浆的颜色由浅入深时,迅速加入开水。炒糖色是个技术活,炒轻了颜色浅,起不到上色的作用;炒老了会发苦。糖色炒好后,盛出放一边备用。再次把锅洗净,放入适量色拉油,烧热,再放入葱段和姜块,以及花椒、八角、白芷、肉蔻之类的炖肉香料,炒香,再放入一大勺甜面酱“飞”熟,添入清水,放入肉块,加入糖色、高度白酒,调入盐、酱油,那时候的调料很简单。盖上锅盖,小火慢慢炖约两个小时。

炖肉期间,从厨房里袅袅飘出的缕缕香味,让我们几个小孩坐立不安,不断地咽口水。那年头,农民就是靠粮食吃饭,没有其他经济收入,大部分人家都很贫穷,一年也难得吃上几次红烧肉。所以,每次吃红烧肉都是大家望眼欲穿盼望的幸福。父亲总是吃着红烧肉,给我们讲一个笑话故事。话说古时候有两个樵夫聊天,一个说:“老伙计,你说皇上砍柴用金斧头还是银斧头?”另一个马上嗤笑他说:“你呀!真没见识,皇上天天坐在屋檐下晒太阳,吃红烧肉,哪用

得着砍柴?”大家听了都会哈哈大笑,而我却常常想,啥时候也能跟皇上一样天天吃红烧肉啊?

后来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,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,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,天天吃红烧肉不再是痴人说梦,而我也已人到中年,身体开始发福,“三高”也悄无声息地向我袭来,一度味美无与伦比的红烧肉竟然成了医生一再告诫下的禁忌之物。

不过,红烧肉的好吃却是谁也无法抹杀的。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老先生就喜欢吃红烧肉,并且还煞费苦心自创了一道与红烧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“东坡肉”,经久不衰。新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也喜欢吃红烧肉,后人为了怀念他,就创出了一道风味独特、脍炙人口的“毛氏红烧肉”。

如果眼巴巴地看着令诸多名人、美食家都津津乐道的红烧肉,而不能大快朵颐一番,那心中的不爽滋味大概笔墨也难以形容吧。所以,我建议,如果一个人有机会遇上朋友或者亲人用真情烧制的红烧肉,不妨打着怀旧的旗号,放纵一下自己,倒也不失真性情。



征稿启事

生活中需要快乐,更需要发现快乐的“眼睛”。在生活中,哪些事曾给你带来快乐?即日起,我们面向广大读者征稿,邀您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。

来稿要求:讲述日常生活中平凡而生动的故事,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行文要轻松活泼,突出真实性、趣味性和本土特色。作品体裁应为散文、随笔,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字。

投稿邮箱:mdwb09@sina.com,请注明“乐生活”。

本报编辑部